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
第二十七回 碧落侍郎侍姬共戲 紫薇學士學使超遷

話說寶玉自赤霞宮前院回來，釵黛二人已將房門扣上，任寶玉如何央及，只是不開，也不答言。寶玉恨道：「你們不理我，我拚著今兒站一夜，也不走的。」只聽黛玉道：「我和寶姐姐有好些事趁今兒要商量的，你好好的替我上西屋去睡，我明兒還留寶姐姐一天補還你。你若不聽我的話，我可從此不理你了。」寶玉又再三叮囑，明天別放寶姐姐回去，黛玉答應了。方憋著悶氣，懶懶的向西屋走來。晴雯迎著笑道：「奶奶們不要你了，我們再把門關上，看你往那裡去？」金釧兒道：「二爺為什麼不跪著求求？也許二位奶奶心就軟了。」寶玉正在不高興，便說道：「你們都沒有好人。人家做這麼大的癩子，還要拿人取笑。」紫鵲笑道：「你們別惹二爺生氣了，我給二爺鋪牀去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那回我對你只說了兩句《西廂》，『若與你多情小姐同鴛帳，怎忍使你疊被鋪牀』，你姑娘就翻了，要告訴老爺去。如今真和他同了鴛帳，還叫你疊被鋪牀麼？」麝月道：「二爺真好記性，小時候的事總忘不了。可記得那回襲人家去，晴雯又病了，二爺還親自鋪牀呢。」寶玉見晴雯在小榻上歪著，不由得笑道：「難道說你病，你就病了麼？」晴雯道：「我今兒喝多了，手都是冷的，你給我焐著罷。」麝月又道：「二爺，你看金釧兒喝醉了，臉上堆著通紅的胭脂，你還不去吃了麼？」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似小鳥兒亂啣似的，倒把寶玉一肚子悶氣給化掉了。

笑著對他們道：「二位奶奶轟我來了，你們就替了他們。紫鵲、晴雯你替林妹妹，金釧兒、麝月你替寶姐姐，咱們也唱個連台戲。」晴雯撇嘴道：「若說誰替了誰，我們也不配，也犯不著替人家。今兒一定是林姑娘的主意，紫鵲向來赤膽忠心的，叫他都替了罷。」金釧兒道：「紫鵲專會假正經的，咱們三個人今兒看他的好看，以後還說嘴不說嘴？」紫鵲道：「我惹不起你們這一群瘋狗，我到老太太屋裡去，看你們還敢來不？」說著，便要跑出去。晴麝二人趕著追上，拉了回來，把房門咕冬一聲關上了。那一夜他們如何混鬧，無從知曉，只可說是一宿無話。

次日早起，黛玉先起來，叫了幾聲，無人答應。只聽到西屋裡一片喧笑之聲，便埋怨寶釵道：「都是你要擋他出去，這時候還在那裡胡鬧呢！叫鳳丫頭聽見了，又是笑話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去嚇唬嚇唬他們，別讓他由著性兒再鬧了，仔細老太太聽見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不去，若去咱們一塊兒去。」歇了一會，那邊嘻嘻哈哈鬧的更不像話，黛玉硬拉了寶釵一同過去。只見寶玉歪在紅氈枕上，晴雯麝月架著紫鵲，往寶玉身上送。金釧兒從他二人夾縫裡伸進手去胳膊紫鵲，寶玉又伸手胳膊晴雯。

晴雯忍著笑，只不肯撒手。五個人笑做一團，釵黛二人進去都沒有看見。黛玉道：「天到什麼時候了，還不好好起來，越變越成了小孩子。叫外人聽見了，什麼意思？」晴釧等聽見黛玉發話，才都放了手。寶玉笑道：「你們趕出我來呀！如今見我們這裡熱鬧，又趕著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美得你！誰還趕了來呢，臊也替你臊死了。」說著，便拉黛玉道：「咱們梳頭洗臉去罷，不要管他們了。」

二人回至東屋，紫鵲麝月也跟過去伺候。這裡晴雯金釧兒服侍寶玉穿好了衣裳，也走了過去。釵黛二人尚在梳洗，寶玉站在鏡台前，看看這個，又瞧瞧那個，也幫著他們調脂弄粉。

等釵黛梳洗完了，就著洗殘的水胡亂洗了幾把，便算洗過臉了。

黛玉不依道：「你這不長進的毛病還不改變麼？」一面忙叫晴雯換上熱水和乾淨手巾，重新看他洗過。寶玉又央及黛玉替他梳頭，黛玉道：「你叫他們弄去罷，他們都閒著，何必在這裡湊熱鬧呢。」寶玉不肯，又千姐姐萬姐姐的央及寶釵，寶釵沒法子，便讓他坐下，慢慢的替他梳篦。篦好了，仍舊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，歸到頂心發上，總編一根大辮，用青絲結住。卻短了從前押辮子的四顆珍珠，寶釵道：「你那珠子又丟在那兒了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姐姐你忘了，他做過和尚的，辮子都丟了，那珠子還能留住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這和尚可是帶頭髮的，只把辮子拆散了，梳一個抓髻。那珠子一時用不著，鑲在劍鞘上了。」

一時梳罷，寶釵黛玉忙著要到賈母處請安。寶玉道：「好姐姐，好妹妹，且慢著走。你們昨兒晚上到底商量些什麼？說給我聽聽。」黛玉道：「商量的事多著呢，一時那裡說得完？橫豎回來總要告訴你的。」便和寶釵攜手去了，寶玉也隨後上去給賈母請早安。賈母見他三人都在身旁，甚為歡喜，叫鴛鴦打開箱子，取出兩枝八寶累鳳釵，給釵黛每人一隻，說道：「這還是祖老太太給我的呢，你們留著，將來給你孫子媳婦罷。」

三人陪著賈母說了一會閒話，卻不見鳳姐。原來鳳姐在這裡打了一個花胡哨，便和尤二姐同尋三姐兒去了。

寶玉見賈母悶坐，便道：「老太太到了這兒還沒去看那絳珠仙草呢！今兒沒事，去看看罷。」賈母問：「那草種在那裡？他們說是林丫頭的前身，可是真的？」寶玉道：「他們都這麼說，那裡找真去？新近才開的花，就在絳珠宮，離此不遠，老太太坐轎子去罷。」當下便命侍女們預備轎子，賈母坐了。寶玉和釵、黛、鴛鴦、翡翠等都跟隨在後。行至前院，鳳姐、尤二姐從小院出來，剛好遇著。鳳姐道：「你們大隊人馬上那裡去啊？」鴛鴦笑道：「你只管跟著來，反正有個好地方。」於是大家同走。賈母一路看那溪光樹色，處處清幽，笑道：「到底出來走走的好，這樣真山真水，咱們在城裡頭找不見的。」

「一眼望見白石牌坊，對鳳姐道：『你瞧那牌坊，不就像省親別墅麼？』鳳姐道：『那回我初到這裡，隔著牌坊分明瞧見寶兄弟，一晃就不見了。問那仙姑，他說了一句什麼『田雞不擱烙鐵』，可把我給懵住了。至今還懷著悶葫蘆呢。』」黛玉道：「那田雞和烙鐵從來沒到一塊兒，一定是『天機不可漏泄』，到你耳朵裡，就出了新聞了。」

一時到了絳珠宮，鳳姐上前攙住賈母下了轎，走近石欄。

見那仙草的花尚在盛開，綠絳紅妍，迎人欲舞，又添了許多新蕊。賈母和鳳姐、寶釵都是初見，非常歎賞。寶釵道：「這草輕盈嫵娜，另有一種丰神。蘅蕪院裡那些異草沒有比得上的，怪不得人說是林妹妹的前身，真有幾分像他呢！」鴛鴦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呢，他從來沒開過花，剛好林姑娘喜事那兩天就都開了。這能說是附會麼？」寶玉素性喜聚不喜散的，見那花連綿不斷，正合他的心事，對著仙草暗自點頭。

大家看了一回，便同至裡院正廈。黛玉讓賈母在炕上歇息，正對著窗前竹影。賈母笑道：「林丫頭真和竹子有緣，這銀紅紗罩著碧綠的竹葉，比那茜紅的更顯著鮮豔呢！」鳳姐道：「這裡的好處就在這幾棵松樹，一片竹子。一進來就覺得分外清涼，若是三伏天，陪著老太太在這裡過夏，那才好呢！」賈母笑道：「你這猴子不開眼，又看上人家的房子了，也得問人家肯借不肯借呀！」黛玉笑道：「橫豎是空著，鳳姐姐若喜歡這裡，今兒就住下，不用回去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一個人住著也沒意思。這麼深的屋子，那竹子又陰沉沉的，我還有點害怕哪！」尤二姐道：「我來陪姐姐。」鴛鴦笑道：「你信他呢，他在地獄裡什麼沒見過？還怕那些。」鳳姐道：「我從先就不懂得什麼叫害怕，到那裡見了許多奇形怪狀的，把我的膽子嚇破了！我若都說出來，只怕你們閉起眼睛就想到那個樣兒，夜裡還睡不塌實呢！」

寶釵初到，留心細看，真是瑤窗繡戶、玉幾金牀。那案上還堆著許多書卷，撿開一冊看了，恰好夾著黛玉自譜的琴曲，拉著寶玉同看。黛玉連忙來搶，已來不及。寶釵念了一遍，笑向寶玉道：「你看顰兒這番深情，在那時候還惦記著你呢！」

黛玉臉上微紅，笑道：「這寶丫頭真不是人，來了就亂翻騰，也不問一聲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如今還有什麼要緊呢？」鴛鴦攙著賈母各處都看了一遍。黛玉見賈母高興，便說道：

「老太太就在這裡擺飯罷。」賈母道：「也好罷。」黛玉忙即吩咐侍女們至赤霞宮傳話，將老太太和各人的飯都用提盒送來。

好一會才送到，即在外間擺齊，陪賈母同吃。吃罷漱了茶，大家散坐。閒談一會，鴛鴦服侍賈母至東屋歇中覺。釵黛和眾人都進了西屋，也有歪著歇息的，也有悄悄談話的。黛玉又打發人去請迎春、香菱，預備陪賈母湊牌。

寶玉如何坐得住，自去看那侍女們澆花。忽見妙玉從宮門外進來，便上前迎了幾步，說道：「妙公輕易不出門的，不意在此相

遇。」妙玉道：「今兒聽說蘅蕪君來了，想尋他談談，走到赤霞宮，他們說都在這裡呢。我想他是就要走的，這一錯過，又不定幾時才能遇著，所以趕著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他們都在後頭呢，我來引路。」便陪著妙玉一路走進。黛玉隔窗瞧見寶玉同著一個人，以為不是迎春便是香菱，卻不料是他，等進了西屋，方才看出。大家都見了禮，黛玉先向妙玉致謝，妙玉笑道：「你還未能免俗。」又向寶釵道：「我想不到你會到這裡來，你也未必想到我會來尋你罷？」寶釵知他遇劫遭難，不免慰問一番。妙玉道：「『■■■者易缺，皓皓者易污』，我從來厭惡濁俗，致干天忌，才有此番磨折。如今我倒想穿了，只要保得自己身心乾淨，其餘都是不相干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這見解更高了，本來一切諸相都是空的，連我相尚須化除，何況那些人相眾生相呢？」黛玉道：「說到佛法，本不應有垢有淨，分明是一片清淨心，著了■■■，便是心垢。你此番算是悟澈了！」風姐、尤二姐聽他們說的，全然不懂。忽聽一片說笑之聲，原來是紫鵲晴雯同著迎春香菱來了。

鴛鴦連忙從東屋出去，搖搖手，叫他們輕聲。卻不料賈母已被吵醒，連喚兩聲鴛鴦，鴛鴦答應了，先自進去。迎春香菱等到了西屋，見釵黛二人正和妙玉說話，都道：「今兒真是好日子，連妙師父都請到了。」妙玉道：「我來是不用請的，若請我還未必來呢！」鳳姐見紫鵲晴雯送了牌來，便忙著安排牌桌。妙玉見人多了，站起來要走，黛玉道：「你難得來的，再坐坐。等老太太湊上牌，咱們到那屋說話去。」一時賈母扶著鴛鴦過來，見了妙玉，笑道：「咱們今兒來看花，就遇見菩薩，這真是借花獻佛了。」妙玉道：「像老太太這麼大福氣，一心念佛行善，才是真正女菩薩呢！」賈母又問妙玉住在那裡，近來做些什麼？閒談了一會兒，鳳姐道：「菱姑娘、二妹妹都等著呢，老太太就上场罷。」賈母又向妙玉道：「怨我年老放肆。」便和迎春、鳳姐、尤二姐、香菱大家入坐，鬥起牌來。

釵黛二人看了一會，悄悄的拉著妙玉往東屋來。寶玉正在堂屋裡幫著侍女們煎茶，黛玉瞧見，笑道：「這不是忙的事，你又忙些什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丹爐都煉過的，還不知道火候麼？」釵黛二人陪著妙玉入室坐定，侍女們已將茶煎好送進。

原來是武彝山的雪梨茶，用梅花上的雪水煎的，取名雙雪茶，連茶具也是一色粉定。寶釵道：「這麼快，未必煎得好罷？」妙玉斟了一杯細細品著，卻非常贊美。少時，寶玉進來，四人啜茗閒談。談到琴學，妙玉見壁上古琴，拿下來撫摩一回。寶玉央他彈了一曲《普安咒》。傾耳聽去，宛然是一片梵聲，等到二十一段彈完了，天已向暮，妙玉興辭回去。那邊賈母的牌也散了，大家同回赤霞宮用晚飯。

那晚上，寶釵仍舊住下。寶玉又問他們商量何事，黛玉道：

「事情呢，原也多得很，我今天乏了，懶得說，你只問寶姐姐罷。」寶釵道：「林妹妹的意思，看珠大哥單另另的怪可憐，想求老太太把鴛鴦給了他。我想老太太眼前雖有兩個丫頭，那一天離得開鴛鴦？況且，鴛鴦那性子素來高傲，說一是一的。」

那回大老爺要他，他賭氣發了重誓，還有第二句話可說麼？不如不說的為是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還不知道珠大哥的脾氣呢，我約他到這裡來，他再三不肯。說是見了家裡人又要牽動塵心，還是不見的乾淨。這程子天天想走，若不為林姑老爺不久要轉天曹，約著在這裡見面，他早就走了。就是鴛鴦有得商量，他也未必肯要呢，這件事大可不必。此外還有什麼事？」

寶釵道：「提起第二件事，那可得問你了。林妹妹因為他們四個人雖是服侍你慣了的，可都有些孩子氣。因此想起襲人，要把他接了來，你看好不好？」寶玉道：「他跟了蔣琪官，無情無義的走了，我還要他做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你既不要他，為什麼聽見他要贖身出去，害得你賭咒發誓，連八人轎子都許下了。你以為我們不知道麼？」寶玉道：「那時候我被他迷惑住了，誰知道他是這種人呢？他說的別人就用八人轎子抬他，他死也不出去的，怎麼跟著個唱戲的就走了呢？」寶釵道：

「他走這一步也很不值得，如今琪官犯了事，押在監裡，襲人到處去求爺爺告奶奶的，還沒有弄妥。那回來求我，簡直換了一個人似的。不但形容比先憔悴，連談吐也顯得卑鄙，那裡跟得上晴雯麝月他們？」黛玉道：「姐姐，你從前看他那麼好，怎麼口氣也變了？我倒覺得他可憐！」寶釵道：「不要說我是沒出閨門的姑娘，就連太太、我媽媽，那一個不說他好？就是這位二爺，還不是當他天字第一號的？只怕除掉他的林妹妹，就要數襲人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早已看透他了，那回送綉子給林妹妹就避著他。後來攆晴雯的時候，我知道是他使的壞，還點了他兩句。究竟因他是服侍多年的人，臨走還給他托個夢，叫他自己打正經主意，如今可怨誰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噯！要不由你，說上這一車子的話給誰聽，我不過白說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說了一夜，我那蓋園子的計劃可說了沒有？」黛玉道：「你要仿大觀園一模一樣的蓋個園子，給姐姐妹妹們住，固然是你的癡想。其實也何必呢？天下名園多得，除掉大觀園，就沒有好樣子麼？」寶釵道：「家裡園子是從前胡老名公的手稿，丘壑佈置不俗，可也不算盡美。即如藉香榭、凹晶館一帶，水面都不甚寬，那四圍山景，也少些點綴。依我說只可節取，你愛那兩處坐落，或是精巧，或是幽雅，仿取大意未為不可。」三人一直談到更深，方同就寢。次日黎明，黛玉寶釵先起來梳洗完了，才把寶玉催起，同送寶釵靈魂回至祭府。

這兩天寶釵二人只顧和寶釵眷戀不捨，卻累得秋紋碧痕諸人見寶釵一直睡了三天三夜，都驚慌不定。幸虧鴛兒知道，寶釵點了那香是往太虛幻境去尋黛玉的，將大致情形告知他們，並將門窗衾帳一齊掩好，不許大驚小怪。王夫人見寶釵連日未曾上去請安，打發人來問過幾次。第二天又親自來看，只見寶釵睡在那裡，氣色呼吸如常，摸他身上也並無寒熱。鴛兒又將寶釵入夢的話回了王夫人，這才放心。

直至第四天早起，鴛兒在屋裡守著，忽聽寶釵說道：「你們好好回去，老太太那裡替我說到，免得他老人家惦記。」鴛兒問道：「姑娘和誰說話呢？」方把寶釵驚醒，便叫鴛兒。鴛兒忙即上前道：「姑娘身子都好麼？怎麼去了這多天，把太太可嚇著了。我把太虛幻境的話回了太太，還是半信半疑的呢！」

「寶釵道：『我當天就要回來的，可巧趕上林姑娘生日，老太太再三留我，二爺和林姑娘也不肯放，一直鬧到今天。你們先上去回明了太太，好叫太太放心。』秋紋答應去了。奶子也抱了蕙哥兒進來尋奶奶，此時蕙哥兒尚不甚懂事，說道：『奶奶，他們不叫我進來，都是鴛兒不好，快打他。』寶釵怎麼哄騙都不肯信，只叫打鴛兒。到底假裝著打了鴛兒兩下方罷。蕙哥兒又要寶釵抱，說道：『好幾天沒抱我，怪想你的！』寶釵見他怪可憐的，抱過來哄了一回。」

剛抽著空洗臉攏頭，探春便來了，說了幾句話。又是湘雲和惜春同來，湘雲道：「寶姐姐，你怎麼去了這些天，害得我們提心吊膽的。若回不來可怎麼好？」寶釵道：「若真個回不來，我就算超生了！那有這種造化呢？」正說著，又是平兒來了，問起太虛幻境之事，寶釵只得細說了一遍。探春道：

「這麼說，他們那裡比家裡還熱鬧呢！」湘雲道：「老太太向來高興找樂的，又有鳳姐從旁湊趣，有這兩個人，就抵過多少人了！」平兒聽說鳳姐已經免罪，從地府到了那裡，更為欣慰，說道：「寶二奶奶再去的時候，我也跟了去見見我們奶奶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們鳳奶奶的脾氣也變好了，和尤家二姐兒住在一個院裡，姐姐長妹妹短，過得很親熱，這不是新鮮事麼？」

探春道：「你去了這兩天，咱們這裡也有好些新聞呢。昨兒有旨意，蘭哥兒升了內閣學士，即行來京供職。璉二哥聽一個小軍機說，北靜王密保了三個學政：一個是東粵學政姓莊的，一個是江南學政姓徐的，那一個便是蘭小子。同日奉旨內用，大概都可望進軍機的。我替他們算，四月裡可以到京，正是芍藥開的時候，那年金帶圍的先兆就算驗了。」平兒道：「我聽說蘭哥兒中會那年，老爺替他排了八字，說是一定要登台閣的。」

不怕他不發達，還怕他發達太驟，不知道世路艱難。他如今升得這麼快，可見也是命中注定的。」

探春道：「還有一件痛快的事，前天孫家打發兩個婆子來，說二姐夫因為重利放債被人告發，拿交刑部。那世襲的官兒革掉了，恐怕還要辦罪。求這裡老爺太太看在二姑娘面上，替他去說說情，希望從輕發落。太太向來面軟的，也含糊答應了。」

論理正該叫他多受點罪，才是活報應呢。」平兒道：「那孫姑爺向來是六親不認的。我記得那年抄家，他不許二姑娘回來，說是怕沾著晦氣。又打發人來說大老爺犯了事，那筆銀子要二老爺身上還的。如今他倒霉了，倒認起親戚來，真是笑話。」寶釵道：

「我在太虛幻境聽老太太對二姑娘說，這種狠心崽子早晚總有報應的，想不到報應得這麼快當。」一時又見薛姨媽和邢岫煙從院外進來，原來也是因為寶釵兩三日未醒，不免擔心。聽說醒了回來，趕來看視，和大家都見了。薛姨媽瞧見寶釵，先仔細打量一番，又問他有什麼不舒服沒有。聽寶釵說到黛玉生日，賈母領頭湊份如何熱鬧，又像近在眼前似的，便道：「姑奶奶，你多住兩天也沒什麼，為何不打發人回來送個信兒，也省得家裡懸心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那是另一個世界，二嫂子就要送信回來，可打發誰呢？」薛姨媽也不由得發笑，道：「我真是老糊塗了，聽他說得活龍活現的，那像是做夢？比住在北城的跑一趟南城還要方便。」正在說笑，王夫人打發玉釧兒來請寶釵，薛姨媽道：「咱們一起去罷，蘭哥兒升了官，我還沒給姨太太道喜呢！」探春、惜春、湘雲、平兒也要往王夫人處請安，便一同上去。走到院裡，見那棵海棠開得滿枝滿樹的花，一片通紅，露不出綠葉。

大家都道這花兒今年開得真好，同在花下賞玩一回。平兒道：

「這就是那年重活的，還是我送來的紅綢子，交給襲人，替他披掛，倒長得這麼好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難怪這府裡要分外興旺，連花兒也死死活活的變成如此茂盛，這都是跟著氣運走的。」

「說著，臻兒趕了來，薛姨媽便扶著他一路走到上房。寶釵見了王夫人，先磕頭道喜。王夫人細問太虛幻境的情形，寶釵如同背書似的又述了一遍。王夫人聽到賈母和賈珠、寶玉諸人都在那裡團聚，又是欣慰，又是傷感。薛姨媽道：「姨太太大喜，蘭哥兒升了，眼看要進軍機，就是宰相的地位。」

他才多大年紀，只怕古來都不大有的。」王夫人歎道：「寶玉不是和蘭兒同中學人的麼？偏又走那條路了，若比起聰明，蘭兒還趕不上他呢。」探春道：「二哥哥是天生一個奇人，他如今在天上做碧落侍郎，分位也不小，古今做大官的盡多，修成神仙的能有幾個？太太應該替他喜歡才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話固然不錯，只是家裡總看不見他了。他迎養老太太這也是應當的，怎麼只聽他們接姐姐、看妹妹，我這裡總不來看看呢？」

「薛姨媽道：「哥兒也有這種孝心，究竟做了神仙，那能跟凡人一樣，說到那裡就到那裡？」王夫人和薛姨媽也許久沒見，談起家常孜孜有味，便坐住了。寶釵要到議事廳清理這兩天積壓的事，探春、惜春、湘雲送他到廳上，便分路入園。」

那天正是二月十五，算是大花朝。大觀園裡一般丫環們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有的在荇葉渚柳堤上踏青，有的在紅香圃竹籬外打鞦韆，有的三三五五的聚在一塊兒，做鬥草蹴等戲耍。

惜春走進園中，便尋路自回櫳翠庵去。探春、湘雲見春光明媚，陡添遊興。先至蜂腰橋畔看了一回杏花，雖尚未落，卻已開到十分絢爛。那些海棠、林擒、鸞枝、丁香，都在盛開。一路行來，處處都是紅嬌紫姹。一直步至紅香圃，那些丫環打鞦韆的正打得高興，你推我送，笑語紛喧。見探春、湘雲來了，都迎上來請安。湘雲撿了一架鞦韆，翻身跳上，來回打了十多次。

探春道：「算了罷，你打的還沒有他們的高，現什麼眼呢？」湘雲笑道：「比你們不會打的總要強點。」又打了幾次，慢慢放平下為，已是珠汗沾透。

歇了一會，便同至圃中看花。只見連畦芍藥，才露出兩三寸紅芽。去年添種的幾十棵牡丹，卻已吐蕊含苞，有些分出顏色。探春道：「這裡芍藥有你那回花間沉醉，總算不負春光。只牡丹從未賞過，等到盛開了，咱們起個『牡丹社』罷！」湘雲道：「咱們賞了許多花兒，倒把花王冷落了，究竟是個缺典。有些人菲薄牡丹，也是一偏之見。不要說國色天香，就是那種綺麗風華，別的花那比得上呢？咱們若起社，也得稍為籌備，只可推蘅蕪君做社長了。」探春道：「起社也不必甚忙，別看花骨朵那麼大，開起來總還得一二十天。那時候，也許稻香老農回來了，這回還不該擾他的東道麼？」湘雲道：「詠牡丹必須■麗之作，詞中宜於吳夢窗的長調，詩中宜於溫李的七言古體。一首律詩不夠寫的，最好是用七古聯句。且到那時再商量罷。」又各處看了一回。探春便邀湘雲至秋爽齋閒談，到了齋中，天漸漸的陰起來，湘雲怕要下雨，匆忙回去。

少時，便下了幾陣細雨，那雨點打在梧桐新葉上，沙沙淅淅的響。探春用過早膳，悶坐無聊，添了一爐篆香。心想：這兩倒是好雨，只不知剛才所見盛開的海棠，被雨打殘了沒有？

又想起那海棠既枯復榮，好像和寶玉、黛玉、寶釵三個人死死生生的因果都有關係，便借此做了一首海棠詩。做完了細吟一遍，頗為得意。又另抄了兩紙，等雨住了，打發人送與寶釵湘雲，約他們同做。不知寶釵、湘雲見了此詩做與不做？且聽下回分解。